

超级
90后

我的 校草 老大



许洁**主**编 东风**著**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一本
揭示“90后私立中学生活”的
校园现实主义小说

超级
90后
我的
校草
老大

东风 著
许洁 主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校草老大 / 东风著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6

(新青年文库 / 许洁主编. 超级 90 后系列)

ISBN 978-7-5153-0732-9

I. ①我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5460 号

书 名: 我的校草老大

作 者: 东 风

责任编辑: 庄 庸 王 昕

特约策划: 贾 鹏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: (010)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-5,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153-0732-9

定 价: 25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目 录

- 第一章 藕塘 /3
- 第二章 潘多拉盒 /16
- 第三章 混世魔王 /26
- 第四章 慷慨有罪 /38
- 第五章 贼船 /49
- 第六章 探花 /59
- 第七章 校草老大 /71
- 第八章 校草之恋 /82
- 第九章 水深火热 /99
- 第十章 脂粉 /114
- 第十一章 武林高手 /123
- 第十二章 英雄 /133
- 第十三章 降妖 /142
- 第十四章 夜奔 /157
- 第十五章 练爱 /168
- 第十六章 自找苦吃 /184
- 第十七章 战场 /196
- 第十八章 随风而逝 /209

藕塘

当时，天很热，我躲在屋里看电视剧，演的是出古装戏，很搞笑，可我却提不起劲来。

小屋里，永远忙不完家务的母亲踏着缝纫机，咯瞪瞪地响。

后来，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和其驶过时发出的轰响声。我向窗外望了下，和母亲打了声招呼便疯跑了出去。

那个时候，乡间里的汽车，还没有多到泛滥的地步。喏，那刚刚过去的车是邻居大美女冬妹家的。冬妹是我的同学，两年前随她的商业家爹爹搬到城里去住了。这次，他们是回来探家的。

白色的小甲壳虫车就停在门外的路边上，马达的热浪和着汽油味一阵阵扑了过来。

我进门时，一个香艳的女子正帮着家人打帘笼，搬东西。看见我，她嚤嚤地叫起来，声音很好听：

“呀，是你呀平子。快来快来。”

她从果盘里拣了个大油桃给我，拉了我一溜烟跑进她的耳房里去了。

冬妹已经成大姑娘了，个头高了不少，头发也长了好些，几乎到了腰际。如墨似漆的青丝又亮又服贴，松散地扎在白皙的脖颈后，像古时候的仕女髻。衬着她细润光洁的面庞，显得端庄又秀气，秀色可餐，让人禁不住有些意荡神迷。

我们叽叽喳喳地叙些离前别后的话题，聊得挺高兴。后来，我开口问她：“哎，冬妹，你们学校真有一片果树园吗？”

“我听别人说，你们学校有很大的一片苹果林。学校里长果园，真新鲜。”

其实，关于这件事，我听到的内容还要多。除了果树林之外，我还听说那所学校里的才俊、佳丽颇多。到了晚上，那片果树林便成了那些男女主角发生曼妙故事的地点等等一些话。嘿嘿，只是不能那么问，否则的话，我铁定会被视为流氓。相反，如果绕个弯儿来问，达到了同样的效果，显得解风情的同时，还会被视为含蓄。吼吼！所以发现我可真是个人才呀，嘿嘿嘿。

“有啊有啊，我没跟你说过吗？就在学校的东侧，挨着一条小甬路，好大的一片呢。”

“到了开学时，那果子该有茶杯口大小了吧。”

冬妹饶有兴趣地说着，貌似没有察觉我的“不良居心”，还用手比划给我看。

冬妹所在的那所学校是本地最有名的一家私立学校，名气很大。说它有名，是因为除了文化课之外，还有意识地设置了美术、音乐、体育、舞蹈等专业特长课，对其他方面有能力的孩子加以培养，以便在他们以后的升学过程中增强竞争力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是很有吸引力的。但是那所学校的录取的门槛却又高，学费也比公办学校要高不少，所以要想进去，可真算是费老劲了。然而，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，这样一来却反倒更增加了学校的神秘感。于是，在孩子们中间流传起许多版本的关于那所学校的传言。这其中，又以感情类的故事居多。多是些类似大家熟悉的经典故事和传说，比如说“拉郎配”、“花田错”、“三笑”、“桃花扇”、“索麟囊”、“打红娘”等等。总之，都是些很美好的传言，并且传说得尤其风雅。这其中，最多的则是千金小姐垂爱清贫公子，历尽磨难，最后幸福走到一起的故事。

现在想想，这个学校很可能在品牌宣传上下过功夫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诱人的故事呢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可真得对人们的想象力以及传播力大鼓其掌了，实在是太丰富太有活力了，呵呵呵。更奇怪的是，那时的我，向来以聪明人自居的我，竟然对那些流言蜚语信以为真。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是怎么想了。好奇心？或许是。可见，人的好奇心是一种很严重、很害人的东西。然而，对于这一次好奇心造成的后果，我竟不怎么后悔。因为，正是因为它，使我拥有了一个非常酷的中学经历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所知的最酷的中学经历。

不过，也不能怪我愚蠢作出了这样的决定，实在是那所私立学校确实有些令人心动的地方。比如，那个学校的体育队里有个绰号叫“火腿儿”的长跑健将，他就挺牛的。据说，他上学从来都不坐车，扛了几十斤重的行李卷跑步几十里去学校，很受孩子们佩服。还有，冬妹班里有个篮球女生，身高竟有一米九，一只手能轻易地抓起一只篮球，很厉害。不光这些，他们学校里一些人的绰号听来就很有名堂。比如，有叫“三不管儿”的，有叫“糊涂儿”的，还有叫“宋氏小辫儿”的。我的妈呀，那些东东们光听起来都怪有意思。也就难怪我会堕落了。

这些，都是冬妹以前回来过年过节时讲给我的。这可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。

对于那所学校，以及那些奇怪事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是啊，单从冬妹出

众的形象上，就不难想象到他们学校会是什么样。冬妹在那个学校里修舞蹈专业，或许是受了舞蹈艺术的熏陶，她的气质比以前要好很多。举手投足舒缓大方，透着一股子贵气。她的面部表情也相当丰富，眸子明澈有神，很好看。比起乡里的二丫头们，真是要飘逸很多。要知道，在以前，冬妹可没有这般洒脱。之前，她的身体一直很娇弱，三天两头生病，像个弱不禁风的豆芽菜。我想，能够教出冬妹这样学生的学校，大概也差不到哪里吧。我真这么想。

“你决定跟哪里上学了呗？”

冬妹后来的问话触在了我的死穴上，一时之间，让我有些局促。这正是我当时最最烦恼，又迟迟没有定下的事情。我说了声，再说吧，就赶紧把她的话给岔开。为了把她扯得更远，我又问她：

“哎，你们学校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，跟我说说？”

话题转移得很成功，对于我的问题，冬妹挺感兴趣，可一时也想不起什么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记起一件：

“其实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前些时候，区里举办职工篮球对抗赛，我们学校里篮球队好像得了第三名。”

“才得第三名？”

“哎，老大。职工篮球对抗赛，那可是和成年人比赛啊。”

因为我的无知，冬妹很受刺激。不过，经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：

“噢，那确实不错，真不错。”

悲催啊。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在女孩子面前现眼，更悲催的是自己还常常以博学多闻自诩，还要悲催的是，对方又是个美女。好在冬妹是个与人和气的女孩儿，永远不会招人厌，并未纠缠。我们又聊了好些闲话。直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才抬起脚来告辞回家。

回到家，我不想再看电视，直接回了自己的小屋，躺倒在小木床上，眼望着天花板，眨巴眨巴地出神。我又多愁善感了。

这会儿，我正陷在深深地愁苦之中。

这一年，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字路口，要选择中学了；也正是这一年，上

头的制度却有了变化，要开始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。本来嘛，那也无关紧要，只要公平的事情，到了哪里也受欢迎。可正因为这个，那些个名校里的老爷们可得了令了，立马坐地起价，收起异地人的借读赞助费来，且价格很不菲呢。

不过，这还不是最惨的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在区里的第二中学考试完之后，人家告诉我，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，差着几分呢。要想上那个学校，需得交为数不少的一笔买分银子，一分好几百。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。

这可真是意外。冰雪聪明、人见人爱、绝世风流的平子小太爷竟被个二中给拒绝。这令我十二分惊讶，也十二分地失望。

其实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了。问题是，偏偏我却有，而且还是很大很大一个希望。

给予我很大希望的，是我的启蒙老师，王老先生。

那时候，老爷子经常夸奖我，说我的文笔好。说实话那会儿我心里也明白他怎么这么器重我。还总把我写的一些文字当作范文念给大家听。又说我要是能够在文学方面不断进取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。老人家每次说的时候，总是那般的春风和煦，让人禁不住飘飘欲仙啊。

确实啊，这老爷子的态度是相当的真诚。慢慢地，让我都有点当真了呢。不过，说实话，刚开始时，对于老爷子的溢美咱是万万不敢认真的，人得有点自知之明不是？哪怕不多呢，总得有点吧。知道自己不过是走点那啥运罢了，无非是有幸熟读了三叔留在床底的一箱子《岳飞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三侠剑》、《东方大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的武侠类小说。后来，又托了姐姐的福，看了《红楼梦》、《羊脂球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一些中外名著小说。于是，行起文来有所恃凭，顺手拈来、东挪西用，甚是方便罢了。论起真才实学，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超人的天赋。

开始，我确实没有把王老爷子的话放在心上，可是，一人是谎，三人成虎嘛。老爷子说的次数多了，我就有些招架不住，信服了。

为什么不信啊，对不对。首先说，老爷子的威望极高，这样的人应该不会轻易说谎。老爷子已经教了好多年的书，连我们的父辈人也有不少是他的学生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，怎么会在乡里人没有订阅报纸的习惯下，经他一提议，让大家订一些《语文报》、《学习报》、《周报》、《少年报》等读物的时候，会那般顺利

得到家长们响应并顺利实施呢？我想，只怕换了第二人，也不会有这等的局面吧。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爷子，应该相信。

另外，老爷子还是个“聪明绝顶”的人。他教课方式也非常厉害。应该是很厉害吧，要不然，怎么到了现在，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教的课呢？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教的一节游戏课。还别说，这老爷子那般岁数的人，却非常喜欢做游戏，他也会许多游戏。那一次，是让大家把一只纸做的鼻子，贴到画在黑板上的大头猫的脸上去。当时，我头一个就上去了，好显摆嘛。然后被人蒙了眼，又转了三圈之后，依然很自信地把那只鼻子贴到了我印象中的地方。

当时，我还挺得意的，觉得这完全是小菜一碟，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，至少比起打架来说，是容易多了。可当我把蒙眼抓下来时蒙了，发现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那东西根本就不在猫的脸上，更别说贴对了，几乎是相隔九万里。

我当时的惊慌程度不难想象到，简直像是被人兜头打了一棍子，好面子嘛。看见我灰溜溜的表情，老爷子笑了，说这是不必要的。他做这个游戏，就是要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他说好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并不是靠个人的主观意愿就可以完成，需要遵循客观的科学规律才行。

然后，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游戏具体的解决办法。说先要通过目测来确定猫脸的位置，看它离黑板的侧边有多少距离，离下边又是多少距离，知道了大概的距离，然后，即便是蒙了眼，摸索着去贴时，也就不会有大的偏差。然后，他又说，如果我想要做得更准确些的话，也可能。只是，这就更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。比如，人的一庹的大体尺寸是多少，以及臂展与身高的关系。还说，这些都有客观规律可循。掌握了这些，就可以做到连很小的尺寸都不差的地步。这样一来，看似笨拙的办法，却能干出精细的活计。

不得不承认，老爷子的话总是让人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不能不叫人佩服。当然，您也可以说小孩儿很容易被骗。所以，对于老爷子当时的褒奖，我也就更加深信不疑了。

再说，我认定老爷子确实知道很多文学知识。那时候，老爷子经常给我们讲文学常识，什么都讲，现代的、古典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他好像什么书都读过。而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，也仿佛是超乎寻常的深刻。

那时候，他讲的最多的是革命作品《红岩》，讲得非常好，每一次讲到江姐和

她的那些同志遭受严刑拷打的时候，他的神情都很激愤，让人看来很震撼。在那一刻，一种很高傲的精神会灌注他的全身，使他变得高大，以至于目空一切。而每每在这个时候，他都免不了要说我们大家几句，说，作学生的时候，连课业都要害怕，那么，在面对严刑拷打的时候，只怕第一个就会作了叛徒。我极怕他说这些话，人会不由自主地矮下去好几节。对于竹签钉手指甲缝那样的酷刑，更是连想都不敢想，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他的话总是叫人印象深刻。所以，我一直都深信老爷子有很深的文学修养。况且，他的大兄长就是我们省里面的大记者、大编剧。现在才知道，老爷子这些唬人的玩意儿叫作“见过世面”。可不嘛，在那时候，几十年前，在大多数人还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，一个乡里孩子能到遥远的都市里受几年大学教育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绝对的精英啊。即便未必多学什么，至少精英意识是要提升不少的。当时的大学比现在大学可金贵多了。

而我佩服老爷子，自然也就有理由相信他的话。于是，也相信了他告诉我的，我是个“将大有可为”的人。可就是我这样信任的先生，却没有告诉我，区区一个地区的二中还要我这么一个“大有可为”的人掏银子。感觉有点像是在骗小孩儿娶媳妇儿，什么过场都有了，只欠一点最重要的，新郎官还没成人呢。

于是，内心受到了打击，沉痛似海，一下子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了。

现在想一想，那时候的我还是太嫩，因为旁人的一些不善评判，就大损自信，实在不明智得很。

其实，只要我再聪明一点点就能想明白，那些高高在上的考官之中，未必没有些满脑壳豆腐脑的家伙；未必没有那些肚满肠肥，做了权与利的奴才，从而昧了良心、坑害学子的家伙；他们真的未必都是铁卷丹书、金科玉律。这样也就不会太伤心了。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他们上火。不过，现在想想，这些人也挺可怜的，为了一点点利益就斯文扫地，实在是不怎么高明。最主要的是，得到的实惠还不很多。又据了解，在他们之中，有些人是乐于此道的，而有些人却是被迫胁从，实在是悲剧啊。

算了，不添堵了，像是一个泼妇在骂街。还是说那时候的事情吧。另外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不太好意思向父亲要许多钱去填那个无底洞、黑窟窿，也觉得特没面子。可镇里的中学又实在不敢去，那里的孩子辍学率极高，

到毕业时往往剩不下多少人。

后来，姐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建议我去冬妹的私立学校，然后学一项体育专业。还说，专业特长生走师范院校很容易。姐姐自己就是那么干的，她在职高就修了体育专业。姐姐的话也不无道理，只是，我心里一点底没有。凭良心说，自己一向是个内向保守的人，对那些前卫、时尚的东西没有什么概念，不知道大家都在谈论的那所私立学校是不是好。所以，陷入了迷茫与愁苦之中，不知该如何选择。

正在我愁云密布的时刻，厨房里不时传来母亲做饭时弄出的瓢盆刀俎的声响。她在赶早做饭，好晾凉些去暑气。熟悉的声音让我感觉到很烦躁，我翻个身，使劲地捂住耳朵。

也许是情绪低落，不知不觉中，我昏昏地睡了过去。

等我再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下来，灯亮着，许多不知名的小飞虫，不知疲倦地围着灯泡打转，不时地撞到灯上，然后又接着飞。人很多时候就像那些傻虫子一样，忙忙碌碌，却又并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呢。别说，还真像。

父亲已经回来，穿着件凉快的三角背心，坐在桌前滋滋地喝着凉米粥。父亲在镇里做活计，整天忙忙碌碌。

我一点点蹭过去，坐在桌前，吃了口饭，便把碗放下来，手里扒着筷子玩：

“要不，你给我去私立校跑跑路子吧，我到那里念书去算了。”

我把自己想了许多天的想法告诉了父亲。又胡乱扒拉了几口饭，就赶紧躲回了自己的小屋。与父亲在一起，总让我有些不自在。尽管他对我连大声的斥责也没有过，可我心里还是很畏惧他。北方的大多数父亲都是给人这样的感觉吧，朴实、深沉、望子成龙。

我躺在小床上，看着明亮的月牙在云里穿行。耳畔是窗外角落里的小鸣虫无聊地聒噪。

后来，隔壁，传来母亲絮絮的说话声：

“哎，我怎么听老王家媳妇子说，那个学校到了夜里不太平。”

“说那校是盖在一个坟场上，挺不好的。”

对于母亲的话，父亲并没有搭茬。母亲向来都是个没有啥大主见的，听风就

是雨。

我从来没有那般孤寂过，贯彻心底的孤寂。现在想想，或许是感觉丢脸的成分更多些吧。

桌上的闹钟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如何去周旋这件事的。不过，他是个有办法的人，总能够办到。总之，我作出了选择，压在我心头的事情去了，心里轻松起来。仿佛连天气也变得明朗了许多。可见，“孩子的忧愁不算忧愁”这句话是很有根据的。

一个中午，我去找了好友闪光。这是他的绰号。我们俩是地道的发小，厚道至吃瓜子时吃到一颗黄豆，也会分一半给对方。并且，是连滚裆连环屁那样的笑话都能讲的兄弟。

我们是偷偷溜出去的。闪光是家里唯一的男娃子，他母亲不许他在大中午出门，怕他给热着了。就在前不久，闪光的老叔给他理头发时出过岔子。当时，闪光说有些头疼，他老叔让他再坚持一下就完了。结果，没等老叔的话说完，闪光倒退两步，一头栽倒了。在一边的闪光妈吓坏了，扑过去又哭又叫。闪光妈妈当时的举动叫我惊讶又好笑，惊讶的是一向很沉稳的人突然变慌了，可见她有多在意闪光。好笑的是她干吗那样，闪光怎么会那么轻易就囫圇着凉，不值得她那么大呼小叫。谁知道呢，也许做父母之后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吧。后来在一旁歇凉的几个老奶奶跑了来，给他掐人中、揉心口、拍后背，才把他给弄醒了。老叔又叫了医生来给他打了针才好些。自那以后，他母亲就不许他在热天里乱跑。

我们去了村庄北面的水渠，其实，渠里早已没有活水。我们拔些草铺在地上，并排坐了往水里丢着土块儿玩。

闪光有些腼腆，与生人说话会脸红。（后来，闪光曾吃过这个亏，相亲的时候，因为脸皮红被一个女孩儿直接给刷掉了。还真的是脸皮厚吃个够呢。）不过，我们之间却是无话不谈：

“闪光，你家里人会让你去私立校里念书呗？”

“大概不会，咱这脑袋，念书不灵光。”

闪光说的是实话，他有头疼的毛病，一念书就发作。好在他父亲也不勉强他，他自己是个泥瓦匠，打算以后也让闪光入那一行。

“哎，怎么，你爹要你去那儿？”

“嘿嘿，你小子，好福气，那里漂亮姐儿可多。”

“你小子，好好上，将来弄个大学上。”

闪光挤眉弄眼地冲我笑，嘎嘎噶地，可我还是在他的脸上捕捉到了一丝浅浅的落寞。

闪光的话让我感觉亲切。我们两个随兴多拔了些草铺在阴凉里躺下来。明亮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投下星星点点的亮斑，调皮地闪烁着。

野草丛里，蝈蝈叫得正畅，像是在开合唱会。

我们躺的这个沟渠是很美的，土坝上长了许多大柳树、大杨树，树下有许多的野花野草。还有能够入口的甜茅草和许多种可吃的野菜。这里一直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。

小时候，一年四季，这里都是我们的乐园。

春天，麦苗还未长高的时候，可以满野地里放风筝。放得老高老高，只剩下一个小点点。等到莺飞草长的时候，燕子开始衔泥，树上新抽的枝条子就能做口笛了。撅下来，拧利了皮，抽下来，掐好。个长的声闷，个短的声脆，迪迪，哞哞，廉价又简单的快乐。

到了夏天，水草肥美，可以拔些野菜尝尝鲜，也可以到野草里逮蝈蝈玩。那么油亮的小精灵，想逮到可不容易，很需要耐心。循着声，一点点靠近，看准了，手疾眼快才能逮到。还可以捉肉牛，在傍晚或雨后，那些慢牛就出洞了，一点点往草棵上爬，很容易就逮到了。用盐水泡泡去下潮，用油煎很好吃。

秋天，五谷丰收的时节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烧着吃。

烧棒子、烧长果豆、烧蚂蚱。弄堆柴禾，点着了，把东西丢进去，不等火烧尽就可以用棍子扒拉出来吃！

不过，要想多吃，就需要窍门了。滚烫的长果豆，丢进嘴里，不能挨到肉，得用牙咬住，你能听到口水淬到豆子时发出的声响。这些都是我们从大孩子们那里偷学来的。因为东西少，不撇下斯文去抢是吃不到多少的。也正是因为东西少，才觉得格外好吃。至于讲到有意思，这其中大概还是要算烧山药了吧，因为这最需要技术。你得先得挖一个合适的坑，用坷垃块垒一个土窑，用火狠狠烧，可劲

儿地烧，直到把土块烧红烧烫了，才可把山药填进去。

用熟火埋好，培厚土，完了，过一时才能刨开吃。烧好的山药极好吃，带着烟火气，往往吃得满嘴灰还只顾傻笑。而我，是个笨蛋，从来没有做好过。因为没耐心，火烧得不够，总是有些夹生。不过，秋天风气高，天干物燥，最容易起火，很需要小心。生命经验啊这可是，我们曾经因为烧烤引起过火灾。幸好采取救火措施及时才没有造成灾害。

当然，代价还是有的，我们一千半大小子都被烟熏得像黑老鼠。真是令人汗颜啊……

到了冬天，是乡里人最闲在的时候，也是孩子们最自在的时候。小孩子是可以整天玩，口袋里揣着各种各样的干果。还有鞭炮可放，可以聚了伙去放烟口。如果愿意，还可以去找一个老人家做风筝。看着那竹篾子，因为受了热力一点点改变曲度纹理，也是件挺神奇的事情。

不过，这一会儿，这一切都没有了那么大的吸引力。我们大了，心里有了更大的向往，渴望更广阔的天地。

尤其是有男女搭配的天地。

我们静静地躺着，谁也不说话，闪光大概也感觉到了什么，变得好安静。

不远处的草丛里，有一只有些褪毛的黄色的野兔子，一踮一踮地走着，不时地停下来，瞅瞅我们的动静。我们相互望一下，谁也没有起身去吓它，直到它走远，隐没在草丛里。

这一天，我们静默着，直到太阳下了山才起来，扑扑身上、屁股上的草屑，踏着落日的余晖回家，走在儿时唱着童谣“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”走过的小路上。

不过，现在，这一切景致都消失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庄户人辗过来的庄稼地。因为粮食贵，人都把地看得特别亲。而随着它消失的，还有我们的童年时光。那么多姿多彩的时光。

这是我去那个学校前的最后一点记忆。而后我记得的就是开学当天父亲送我去学校的场景。

那所学校，就在城区东北方向二三公里的地方。因为是很大的一片建筑，在

国道上很容易就看到了。

在那个学校的西墙外，真的有一片坟冢，好大的一片，路过时很容易就能看到。显然是人迹罕至的缘故，其间枯木横立，倒也不是什么古树，只是些歪七扭八的歪脖子槐杨树。还有的，是一些末腰高的杂草，很荒芜。在那灰苍苍的色调中间，却点缀了一两处因为挖土掘墓留下的黄土坑，相称之下，显得尤其刺眼。

不过，与那一墙之隔的学校却是另一番景象，人气旺盛，宁瑞祥和。我们刚一进来，就有人从旁边的桌子后面走过来，带着红袖章，学生干部模样。问我们是不是新生，然后领我们往里走。那是学校精心安排的，有不少那样的服务者。因此，尽管学校里车水马龙，可一点也不嘈杂。

学校的院子大得厉害，那位小哥带着我们沿着操场往里走，在头排宿舍那儿，把我们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女先生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气宇轩昂的女士。她很健硕，虽未施粉，面白唇红，绝对健康色。她个子本来就高，又昂首挺胸地走路，一副雄赳赳的架势，体格比一般的男人都要好。我心里还奇怪，不知道她会是怎样的脾气。

安排完宿舍，她又转手把我送去了操场。这里已经有不少小孩子在排队，他们还不太安静，不时惹得教练高声吆喝。

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冬妹。我刚一走近就瞅见了她，她肯定没有想到我会来，惊得张大了嘴巴，表情很夸张，我一眼就看到了。

刚一下课，冬妹就跑了来找我。和她一起的，还有好几个小女生。冬妹很高兴地向她们介绍我：

“这个是平子，我们邻居。”

“也是同伴，我们关系最好了。”

和冬妹一起的其他女生都望着我笑，而其中的一个竟冒失地伸手过来，摸我的头：

“哎呀，这么高点。”

“康晶，哎呀。”

冬妹的喋喋让我记住了那个冒失鬼姑娘的名字，“康晶”。在以前，我极讨厌别人摸我脑袋，那会显得我很矮，当着甦子别说矮话嘛。可这一次，竟忍受了，